

《世界经典名著》

我的大学

〔俄〕高尔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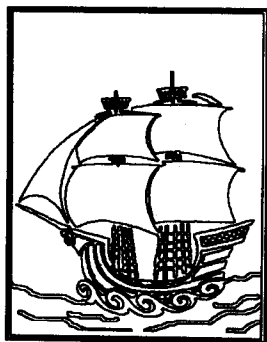


Wodedasue



我的大学

[俄] 高尔基 著
郝 稷 译



世界名著百部

19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我的大学》是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创作于1924年，记述了作者青年时代的一段生活。

十六岁那年，高尔基离乡背井，到喀山去上大学。由于生活的原因，幻想破灭后，他只能在另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社会这所大学里接受熏陶，为了生存而劳碌奔波。在这里，除了能见到一些真正的大学生外，高尔基更多地是和贫苦市民、工人、黑帮、妓女这些社会底层的人民生活在一起。在他们中间，他了解了社会民众的疾苦，经历了精神发展的复杂道路，经受了多方面的生活考验，对人生的意义，对世界的复杂性进行了最初的探索，从而在社会这所大学里成长起来。

作者高尔基，是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前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母亲》、《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剧本《小市民》、《敌人》等。

我当时暗自做出决定，无论如何都要进入大学学习，于是，我准备去喀山大学读书。这样决定了，我去喀山大学读书。如此而已！

上大学的念头是被一个长着一双女人般温柔的眼睛和一副漂亮脸蛋的尼古拉·叶甫里诺夫引起的，他是个中学生，一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他就住在我们那栋楼的阁楼上，因为常见我读书，就开始注意我，于是我们相识了，我们认识没多久，叶甫里诺夫就断定地说我“具有从事科学研究的天赋”。

“您就是为科学研究而生的！”他帅气地晃着马鬃般的长发对我说。

那时我根本就不明白，即使一只小家兔，都可以为科学研究做出贡献呢。但叶甫里诺夫却煞费苦心地向我证明，我这种人正是大学里需要的人。当然了，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的故事却激励人心。他还说，到了喀山我就住他家，用一个秋天和冬天的时间去完成中学的学业，然后，“随随便便”去参加几场考试（请注意他说的是“随随便便”！）我就能申请到助学金上大学，再过大约五年的时间，我就是“文化人”了。听他讲的多么轻而易举，这也难怪，毕竟他还是个十九岁的年轻人，又怀有一副菩萨心肠。

学校终考之后，他回家了。又过了两个星期，我就如约而至了。

临行前，外祖母一再叮嘱我：

“你以后别动不动就向人家发火了！老是发脾气，就会变得又固执又傲慢！这都是跟你外祖父学的！你看不见他得了个什么结果吗？可怜的老头儿，混来混去，到老成了一个傻子！你一定不要忘记：上帝不苛刻人，只有魔鬼才干这种事！走吧！孩子，唉……”

她从皱纹密布的老脸上抹去几滴可怜的泪珠，接着说：

“恐怕我们不会再见面了！你这个不安分的孩子，非要跑到海角天涯去，而我可活不了那么久了！……”

近来，我经常撇开这个好心肠的老太太，几乎不怎么去见她，当我想到要离开这个与我血脉相通、真心爱我的亲人而去时，心中涌起一片悲哀。

我一直站在船尾向外祖母张望，她站在码头的尽头，一只手画着十字，一只手用力拽着旧披肩角去擦拭她那双永远对世人充满慈祥的眼睛。

我就这样来到这座一半是鞑靼人的城市了，住在一幢寂寞地立身于一条狭窄的街尽头土岗上的房间里。房子对面是一片火灾之后的荒地，长满了茂密的野草，一大堆倒塌的建筑物的残墟从杂草和林木中突兀而出，墟下是一个大地洞，是那些无处安身的野狗的窝，有时它们也就死在这里了。这个地方我永生难忘，它是我的一所大学。

叶甫里诺夫的家由他的妈妈和她的两个儿子组成，靠少得可怜的抚恤金维持生计。我刚到他们家那几天，就常见这个面有菜



色的寡妇，从市场买回东西放到厨房里，眉头紧锁地时常发愁，她一定在思考如何解决面临的难题：即使把自己除外，怎样才能用一块肉为三个健壮的小伙子做一顿美餐呢？

她是一个相当沉默的女人，灰色的眼睛中饱含着温顺而倔强的神色，她就像一匹竭尽全力的母马，明明知道她已拽不动生活这辆超载的车，却仍然固执地拼命向前拉！

到她家的第四天的清早，当她的两个儿子还在熟睡时，我就去厨房帮她洗菜。她于是小心翼翼地悄悄地问我：

“您来这儿做什么？”

“上大学念书。”

她眉毛一挑，手被切破了，一边吮着手指，就跌倒在椅子里，随即又站起来，叹息道：“哎呀！真见鬼……”

她用手帕包扎完伤口就赞许我道：“你土豆削得很利落。”

这算得了什么！于是我告诉了她我在轮船上帮厨的事儿。她接着问我：

“那么，您认为这点儿本事就能上大学吗？”

我很认真地回答她问题，因为当时我还不不懂什么是幽默与嘲讽。我向她详细介绍了我的计划，这样一来，科学殿堂的大门就会向我敞开。

她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咕哝着：

“唉！尼古拉！这个尼古拉……”

这时正好尼古拉进厨房来洗漱，他睡眼朦胧，头发乱糟糟的，看上去像每天一样兴高采烈。

“我说妈妈！要是吃顿肉馅饺子多好哇！”

“那好吧，”她答道。

这正是我显示烹饪技艺的好机会，我赶紧接过话来说：“要包饺子这点儿肉可太少了。”

这下，娃尔娃拉·伊凡诺夫娜发火了，她数落得我面红耳赤，把手中的胡萝卜，按到了桌子上，转身出去了。尼古拉向我使着眼色说：

“生气啦！……”

“女人比男人爱生气，”他坐在凳子上接着对我说，“这是与生俱来的。对这一论断有关人士像瑞士的大学者和英国的约翰·穆勒都曾做过探讨。”

当时，尼古拉特别愿意教育我，对我谆谆教诲，而我呢，每次都是如饥似渴聆听训诫。谁知道，后来，听来听去，我居然把弗克、拉劳士弗构和拉劳士查克里混为一谈了，还有我怎么也分不清究竟是拉法杰砍了杜莫利的头，还是杜莫利砍了拉法杰的头？尼古拉具有浮华，轻佻，自私的都市青年作风。他一门心思只要教育，对妈妈的含辛茹苦熟视无睹。他弟弟是一个迟钝而沉闷的中学生，对母亲的艰辛更没有体会。

倒是我很早就发现了这位可怜的妈妈的厨房哲学，她的厨房技艺着实令人叹服，她是数着米粒做饭的，每天只用一点点东西变戏法般的做出丰富的菜肴，糊弄自己两个孩子的胃，还有我这个其貌不扬、风度欠佳的小流浪儿。当然对于分给我的每一块面包，在我心中都如岩石般沉重。于是我决定出去找点活儿干，要自个儿养活自个儿。

为了不在她家吃闲饭我每天早上一起来就跑出去，要是碰上刮风下雨，就到那个大地洞里暂时避一避，倾听着洞外的滂沱雨声和狂风怒吼，并闻着动物尸体的腐烂气味儿，我这时方才顿



悟：上大学——不过是梦而已，如果我当初去的是波斯，也许比这儿强。于是我开始发挥我的想像力，幻想自己变成了一个白胡子法师，可以让一粒谷子长成苹果那么大，一个土豆长到一普特，总之，不仅为了我一个人，我在为这大地为所有受苦受难的人民寻求出路，我想尽可能拯救他们。

苦难的生活需要幻想来调剂，所以我已经很热衷于幻想伟大的冒险事业。可是，苦难的日子多么漫长！而我也越来越擅长幻想。在苦难的日子里我变得更加坚强了，我并不奢望他人的帮助，也不渴望好运的降临，生活环境越艰苦，越能磨炼人的意志，增加人的智慧，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个道理。

为了填饱肚皮，我经常跑到伏尔加河旁的码头上去做事，在那儿很容易就能挣到十五至二十个戈比。这样，我就加入到那些搬运工、流浪汉和无赖的队列中了，我感觉自己仿佛像一块生铁被投进了燃烧着的炉火里，每一天都有深刻的烙印打在我的心上。

那些举止粗野、生性鲁莽的人，在我眼前走马灯似的转来转去。因为我有过去的一些经历，很容易和他们亲近起来，加上我曾经读过的波莱特·哈特的作品以及许多他的通俗小说，就更加深了我对他们敢爱敢恨天不怕地不怕的潇洒的人生态度的欣赏，我迫不及待地想融入这个热情的群体之中，成为其中的一员。

我认识了一个专靠偷盗为生的人。他叫贝什金，原先上过师范院校，受过良好的教育，而现在却已经是饱经风霜、肺病缠身的人，他却很乖巧地开导我：

“你干吗跟女孩儿一样那么羞涩？难道是怕别人骂你不老实？老实！对女孩儿来说确是资本，但对你——则如同轭子。公牛老

实，那么它就只配吃干草！”

贝什金貌不惊人，一头棕发，脸刮得光光亮亮，让人误认为他是准备上台的戏子；他身材短小却如小猫般轻盈灵活。他待我很好，总是以老师和保护人的身份自居，看得出来他是真心实意为我指点迷津。他很聪明又读过很多书，尤其他最爱读《基督山伯爵》。

“这部书主题鲜明，感情丰富。”他说。

他十分喜欢女人，一讲到女人他就情绪激昂，眉飞色舞，手舞足蹈，从他那残疾的躯体里发出一种病态的痉挛。即便如此，我依然全神贯注听他讲话，因为我觉得他的语言很美。

“呵，女人！”他满怀激情地感叹道，这时他的脸颊上泛起了红晕，两只黑眼睛闪着光芒，“只要是为女人，我什么事都愿意干。女人就像魔鬼一样，她们根本就不知道罪孽是什么！跟女人恋爱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事！”

他擅长编故事，不费吹灰之力就鼓捣出妓女们红颜薄命、凄美哀怨的爱情小曲。他编的小曲唱遍了伏尔加河两岸的所有城市。下面这首非常流行的小曲就是他的杰作：

依生贫寒家
脸蛋儿不漂亮
身上没有一件好衣裳
就是为了这个，姑娘呀！
没人会和你拜花堂……

还有一个行踪诡秘的人，叫做特鲁索夫，他待我也好。他仪

表不凡，比较注重着装，打扮得很阔绰，又有音乐家般纤细修长的手。他在海军村开着一间钟表店，实际上是借着这个招牌暗地里买卖偷来的赃货。他对我说：

“彼什柯夫，你可不能学做扒手！”他很正经地摸了一下他那花白胡须，然后眯着那双狡黠、傲视世俗的双眼，“依我看，你应该另谋出路，你是个品行高洁的人。”

“何谓品行高洁？”

“嗯，怎么说呢，就是只有好奇心，而没有嫉妒心……”

对于这样的评价，我实在是受之有愧，因为我对许多人和事都产生过嫉妒心，譬如，贝什金说话的艺术和优美的语言，就曾引发过我的嫉妒。我还记得他在讲一个爱情故事的时候是这样开的头：“在漆黑的夜色中，我像一只躲在树洞里的猫头鹰一样，呆坐在斯维亚什斯克这个鄙陋小城的客店里。”

“这时正值十月，屋外阴雨连绵，秋风怒号，像是一个受委屈的鞑靼人拉长呜呜的哀号声而没完没了。”

“……这时，她来了，那么轻盈、亮丽，有如旭日初升时的朝霞。她的眼神里充满了伪装出来的天真纯洁，她用极其亲切的语调说：‘亲爱的，我没有辜负你！’虽然我知道她在撒谎，但还是不可抗拒地相信了她！理智使我清醒，爱情却让我迷惑！”

每逢他讲故事时，身体便富有节奏地抖着，眼睛眯着，间或轻拍一下自己的胸脯，好像很投入的样子。

他的声音并不美妙，还略带些沙哑，但语言却十分动人，有点儿像夜莺在歌唱。

我还嫉妒过擅长讲西伯利亚、西哈拉等地故事的特鲁索夫，他讲故事的技巧很纯熟，绝对栩栩如生，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他敢对大主教肆意嘲讽，有一回他竟然偷偷讲到了沙皇亚历山大三世：

“他是个地地道道的专制魔王！”

我觉得特鲁索夫这个人很像小说中的“小人物”最后摇身变成胸怀坦荡之人。

每当炎热的夜晚，大家就渡过喀山河去，坐在小树林里，一边吃吃喝喝，一边互相倾诉心事。谈论的主题多是困苦的生活，奇闻怪事。最热门的话题就是女人。令人奇怪的是，每当他们谈论女人，就充满了怨恨和忧伤，像闯入一个满是蛇蝎使人毛骨悚然的黑暗角落。

我和他们在这儿度过两三个夜晚，我们躺在小柳树的洼地里休息，这儿临近伏尔加河，空气是潮湿的，船上的桅灯看上去像是萤火虫在夜色中四处移动，更有从富裕的乌斯龙村的店堂和住宅的窗口透出的光亮，投映在漆黑的河岸上形成一串串火球、火网。轮船蹒跚轮拍击着河水，发出隆隆的轰响。水手们在船上“狼嚎鬼叫”，一些人用锤子敲得船板拖着长声唱着凄厉的歌，他们用歌声排遣心中的忧伤，这歌声又给人们增添了一份淡淡的哀伤。

最忧伤的还是听他们诉说心事，如何应对艰辛的生活，他们各谈各的，谁也顾不上去听别人的。他们或坐或躺，抽着烟，间或喝点伏特加或啤酒什么的，接着又引发出许多难忘的往事。

“嗯，我曾碰见过这样一件事。”夜色中伏在地上的一个说道。

故事一结束，大家便一致认为：

“司空见惯，——都见过了……”

“知道”，“见过”，“见得不愿再见了”，这些话听上去让人丧气，好像就在今夜他们已经走到了人生的终点，因为人世间的一切他们都经历过了，以后再没什么事是新鲜的了。

我的这个想法使我和贝什金和特鲁索夫有些疏远。不过，我还是喜欢他俩。依我现在的的生活经历看，我走他们的生活之路，步他们的后尘是顺理成章的。尤其是当我的追求和上大学的理想遇到挫折的时候，就更加使我与他们接近了。有时我因为挨饿、苦闷，也曾想去干点触犯“神圣”私有制的勾当。但我当时的崇高理想不允许我背离光明大道，这可能与我读的书有关。

我除了读哈特的书外，还看了不少好书，其中所描写的某些人已不太清晰、但十分美好的前景告诉我，我应追求比眼前更有价值的东西。

这段时间我又结识了一些新朋友，有了崭新的印象。叶甫里诺夫家前的那片空地，常常招引来一群中学生做一种类似戈罗德基的游戏，我被他们中一个叫做古利·普列特涅夫的青年迷住了。

他相貌平常，黑发，有点儿像日本人，一脸雀斑，匀匀实实在在地像火药末涂进皮肤里。他老是喜气洋洋，玩起来却很灵巧，讲话幽默俏皮。普列特涅夫和许多有天赋的俄罗斯人一样，并不想发展自己的能力，而是躺在天生的天才里度日。他有艺术天赋，听力敏锐，善于鉴赏音乐，会弹竖琴、俄罗斯三弦琴、拉手风琴，可惜他仅仅满足于此，不再加深在这方面的造诣了。他相当穷，一身挂补丁的衣服配上漏洞的皮靴，这身装束倒是和他豪放不羁、动作敏捷的风度相适合。

他看上去像久病初愈的人，又像昨天才出狱的囚犯，对一切都感兴趣，像一只快乐的小鸟一样跳来跳去。世界对他来说总是

那么新鲜、惬意。

他得知了我生活艰难，没有依靠，就让我和他一块儿住，还建议我报考小学老师。这样，我便到了“玛鲁索夫加”这个怪异有趣的贫民窟——雷伯内利亚德大街上一幢破烂不堪的房子，这儿挤满了饥饿的大学生、妓女和失去形态的穷鬼。

普列特涅夫住在通向阁楼的楼梯下面的走廊中，那儿放着一张木板床，走廊尽端的窗户旁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了。有三个房间的房门对着走廊，其中两间住着妓女，另外一间住着得肺病的数学家，他以前是神学院的学生，又瘦又高，头上脸上长着红色的硬毛，破烂不堪的衣服几乎不能遮住身体，从衣服的破绽处可以看到他发青的皮肤和一根根的肋骨，总之，他的样子十分吓人。

他好像以吃指甲为生，手指头都被咬出血了。他没日没夜地算呀算呀呀，并不时传出吭吭咳嗽声。妓女们又怕他又怜悯他，她们经常故意丢一块面包、茶叶、砂糖在他门前，他见了就把它一古脑儿地全搬回自己房里，还呼呼地喘着粗气，像一匹累坏了的老马。要是妓女们没给他送吃的，就会听到他沙哑的声音在走廊里回荡：

“面包！”

然而靠别人的怜悯度日并不能改变他深陷的眼睛中闪烁的高傲神色，有时会有一个小罗锅来找他，这个人样子怪怪的，花白头发，拐着一条腿，肥肿的鼻子上架着一副深度眼镜，清教徒似的冷漠的黄脸上露着狡诈的笑容。他每次来后，就紧闭房门没有动静地呆上数个小时，但有一次深夜时分，我被数学家的吼叫声惊醒：



“这分明是监狱，听我说！几何，是羊圈，嗯，是老鼠洞，是监狱！”

之后传来小罗锅的尖笑声，他在不断重复着一句相当难懂的话，这时数学家已经怒不可遏了：

“王八蛋！给我滚！”

这位可怜的客人气鼓鼓地滚出房门，嘴里还在不停地咒骂将全身裹在那件宽大的斗篷里，而数学家站在门口，手指插进蓬乱的头发，沙哑的喉咙里吐出：

“欧几里德是个傻冒！地地道道的大傻冒……我敢断定，希腊人绝不如上帝聪明！”

随后，他用力关上房门，只听哐啷一下屋里什么东西被震掉了。

没过多久，我听说数学家是打算用数据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死了。

普列特涅夫的工作是给印刷厂的报纸做夜班校对，工资为十一戈比。我因为要参加考试，所以没有多少时间出去干活挣钱，这样我俩一天就只有四斤的面包、两戈比的茶和三戈比糖吃了。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学习各类科目，那些古老呆板的语法最让我上火，生动、活泼、俏皮的口语与古老生硬的语法相去是多么遥远啊。

幸好我很快就明白了，现在学习这些还操之过急，就算我通过了乡村教师考试，也会由于年龄太小得不到那个位置。

我和普列特涅夫睡一张床，他白天睡，我晚上睡。每天早上当他干完一整夜的工作，脸色乌黑，眼睛通红回来时，我就跑到小饭馆去打开水，我们自己是没茶炊的。然后我们开始吃早餐

——啃面包吃茶。他从报纸中挑出新闻读给我听，经常就是那个笔名“红鬼”的酒鬼作家的打油诗。

我一直很奇怪普列特涅夫游戏人生的生活态度，在我看来他的人生观和那个肥头大耳的佳尔金娜没有两样，她是一个卖女人旧衣服兼为女人拉皮条的女商贩。

这个肥胖的女人就是房东，普列特涅夫最初租下这个小屋的时候没钱付房租，就给她说笑话，拉手风琴，唱动人的歌，每当歌唱的时候，他眼睛里就会闪动着冷冷的光，肥胖的佳尔金娜早年做过歌剧班的合唱歌手，她能领会到歌声中的涵义，有时竟被感动的热泪盈眶，她那不知羞耻的眼睛里流出的泪水滴到醉得发肿的脸，她先用胖手指抹掉泪水，再用一条很脏的手帕慢慢地擦手指。

“天啊！好样的古利，”她惊叹着，“您是个真正的艺术家！如果您再生得漂亮点，我会让你走运的！我已经介绍过许多小伙子去排遣那些独守空房的女人们的寂寞了！”

我们头顶上的阁楼里就住着一个这样的小伙子，他是大学生，皮匠的儿子，中等身材，胸宽背阔，又窄又小，看上去像个倒三角形，只是下边的角儿不够完美。他有一双女人一样的小脚，小小的脑袋夹在肩膀里，一头马鬃般的红头发，毫无生气的苍白的脸上镶着两只鼓出来的绿眼睛。

这个人很有点反叛精神，他当初就是因为违背父命进了中学，结果落得饥寒交迫的境地，后来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他又发觉自己有一副好嗓子：浑润的男低音，于是他又专攻歌唱了。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佳尔金娜才找到他，把他介绍给一个富商的太太，她大约四十几岁，儿子上大学三年级，女儿中学快



毕业了，商人妇是个干瘦的女人，平板的胸脯，直挺挺的身体倒像个士兵，脸上没有一点活人味，像个绝欲的老修女一样没有一点女性魅力，两只灰色的大眼睛深陷在黑眼窝里。她穿一件青色外衣，头戴旧式丝巾，两只贼绿的宝石耳环垂在耳际。

她经常在夜里或清早来找那个大学生，我见过她好几次，她动作十分敏捷，一纵身就跳进大门，然后飞快地冲上阁楼，她脸色十分吓人，嘴唇往里抿得几乎看不见，眼珠倒是全瞪了出来，她慌慌张张向前张望，虽然她四肢确实健全却看上去像个残疾人，总有那么股劲儿让人看了难受。

“看呐！”普列特涅夫大叫道，“她简直是个疯女人！”

说实在的，那个大学生也十分厌恶她，所以总躲着不见她，可是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商人妇像个不留情面的讨债人或者更形象地说她像一个歹毒密探时时刻刻跟着他。

“我比较害羞，上不了大场面，无耻！”大学生带些醉意地说，“我是怎么啦？突然想起来又要学唱歌？就凭我的身材和嘴脸，谁会让我登场亮相呢，这绝不可能！”他后悔了。

“你还不赶快和那个女人一刀两断！”普列特涅夫劝他说。

“你说得是，但我对她又憎恨又怜悯！我真受不了她！唉！要是你们知道她是怎样……唉！……”

这我们早就知道了，因为曾经有一个晚上，我们听到商人妇怎样地央求大学生：

“看在上帝的份上求求你了！——我的心肝儿宝贝儿！求你了——就看在上帝的份上吧！”她虽然拥有万贯家资，但在爱情上却像乞丐一样向一个穷大学生乞讨，指望靠他可怜的施舍度日。